

歷史與空間

魯迅書店開業隨想

2018年年末，媒體傳來一條令我眼睛為之一亮的消息：由中原傳媒北京分公司與魯迅博物館合作開辦的魯迅書店，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內正式開業。據魯迅書店經理石雲介紹，目前在該書店的1,000餘冊藏書中，既有為書迷所熟知的《吶喊》、《彷徨》等魯迅小說作品，也有其雜文集《墳》、《野草》、《且介亭雜文》等，還有出版於20世紀20年代的魯迅學術著述的代表作《中國小說史略》，多冊藏書已有百年歷史……

得知這一消息，我在為之擊掌喝彩之餘，聯想起三年前全國政協副秘書長、致公黨中央常務副主席蔣作君先生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上談及着力培育少年兒童創新能力、動手能力、健康素質，着力教育少年兒童牢固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話語時，發出的感慨——「現在的少年兒童『知道周迅的人多，知道魯迅的人少；知道比爾的人多，知道保爾的人少』。心中隱隱生出一股五味雜陳的思緒。雖然，我對周迅等文藝明星沒有偏見，但聯想到在當下一些青少年心目中，「重周迅輕魯迅」的現象，還是有點茫茫然、戚戚然的感覺。

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他對於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不但在中國，就是在韓國、日本思想文化領域，也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蜚聲世界文壇，被譽為「二十世紀東亞文化地圖上佔最大領土的作家」。1940年1月，毛澤東在延安《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發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義論》，其中對魯迅作出高度的評價：「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先後6次提及魯迅。如，「魯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後底層民眾的處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閻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果不愛人民，那就談不上為人民創作。魯迅就對人民充滿了熱愛，表露他這一心

跡最有名的詩句就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1999年4月16日，《光明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有這樣幾段文字：「讀點魯迅，我們可以少些膚淺，少些小家子氣，少些庸俗和醜陋。讀點魯迅，我們才能逐步地成熟，正視人生，直面社會，熱愛我們的國家和人民。」「讀點魯迅，在你孤獨無助時，那是一根神奇的拐杖；在你彷徨無奈時，那是一盞不滅的明燈；在你空虛單調時，那是一餐無價的精神食糧；在你沉沉入睡時，那是你枕下的寶典！」很可惜，現如今作為「民族英雄」、「文化方向」的魯迅，已漸行漸遠，甚至離開了人們尤其是青少年的視線，自覺讀點魯迅的人，堅持走近魯迅的人，不是與日俱增，而是與日俱減，以致魯迅的「知名度」不如周迅們高，「影響力」不及明星們大。這是魯迅的不幸，這是文學的悲哀。可是，這能怪孩子們麼？

有句成語叫做「耳濡目染」。耳朵與眼睛，同屬感覺器官。但先得有「音」或「像」，後才有「濡」和「染」。然而，時下的狀況是，一方面，住房條件大為改善的城鄉居民中，有藏書的家庭很少，有魯迅文集的更少；另一方面，網路上諸如文藝明星、娛樂明星的新聞排開，鋪天蓋地、連篇累牘，佔據了半壁江山。只要你打開網站，諸如婚外戀、鬧離婚、生孩子之類捕風捉影、添油加醋、胡編亂造的「新聞」，充斥螢幕、充塞耳目，卻對魯迅毫無興趣，難得一見魯迅的影子。

魯迅一生，以筆代戈，生命不息，戰鬥不止，被譽為「民族魂」。他的文章和他的精神，一直為世人所稱道。可是，近些年來，總有那麼一些人，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勢，聲色俱厲地向魯迅叫板，理直氣壯地潑魯迅污水。一個直觀的表象是，讓「魯迅文章退出語文教材」的呼聲，連綿不絕、此起彼伏。以致對入選教材的魯迅文章，刪了又刪、改了又改，無論是其「投槍」的鋒芒，抑或是其「匕首」的風采，都被打了折扣。進入世紀以來，曾經寫在旗幟上的魯迅，其「地位」似乎愈來愈微妙。一個直觀的現象是，學者、家長對魯迅淡出教材的惋惜情，與在中學生中流傳的順口溜——「一怕周樹人，二怕文言文，三怕寫作文」——不說截然對立，也是鮮明反差。就連一些中小學語文教師，也對魯迅的作品持有

張桂輝



魯迅書店開業。作者提供

偏見。五六年前，曾看到上海某重點大學附屬中學一位語文特級教師的高論：「魯迅聞名於他針砭時弊的文風，但他的作品表達方式比較迂迴，文字較為艱澀，有些確實不適合中小學生閱讀。」對此，本人實在不敢苟同。就算魯迅表述「比較迂迴」，當老師的若能深入淺出，化「艱澀」為「明暢」，為什麼不適合中小學生閱讀呢？換句話說，假如每一篇文章，從表述到內容，都十分的明瞭，學生一看便懂，甚至像吃冰淇淋一樣，連看都不用看，只需含在口裡就消而融之，冰冰涼涼、甜甜爽爽，還要老師幹嘛呢？

我的中學時代，是「文革」後期在閩北山區一所農村中學度過的。記憶猶新的是，那時教材不規範、不完善，高度近視、高度敬業的語文老師鄭洪通，經常會用他那帶著濃重莆仙「鄉音」的普通話，振振有詞、津津有味地給我們講課本之外的魯迅。比如，「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等魯迅詩句，就是從鄭老師那裡聽來的。雖然，當時只是聽聽而已、似懂非懂，但慢慢的，我對魯迅有了點朦朧印象。高中畢業應徵入伍後，我用每月6元的津貼費購買的第一套圖書，便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出版的「青年自學叢書」——《魯迅雜文選》（上下冊），每當有點閒暇，便要讀上幾篇，從中得到啟蒙、獲得營養。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歷史表明，魯迅是一面精神旗幟，這在實現振興中華中國夢的進程中，顯得尤為重要。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侯興先生的話說：「魯迅精神必將進一步激發全民族的覺醒與崛起，使這個古老的民族從此更加振作起來，在強手如林的世界舞台上成為一個『尚可以有為』的民族。」現在，北京的魯迅書店開業了，倘若其他地方的國有書店也能給魯迅作品開一個哪怕小小的「專櫃」，不但是魯迅的幸運，而且是民族的佳音。

字裡行間

黃仲鳴

豐子愷給孩子講的故事

很多很多年前，看了豐子愷一幅漫畫：一個女人端坐着，抱着一個孩子，那孩子十分安祥，正理首女人的胸脯吸着奶。而那女人的頭已經炸掉，炸實震感。這有可能嗎？

一個已經沒有了頭，斷頭處發着炸彈轟掉後的火光，而人仍然平靜地坐着，這符合現實嗎？而漫畫的題目就是《轟炸》，副題是《嘉興所見》，時代應是抗戰時期。豐子愷「所見」確是如此？姑勿論漫畫所表達的是否真、是否假，畫中的孩子卻無視悲慘的環境，一心無慮地在吸着奶，無頭媽媽仍緊抱着他。這種慘情、悲情，完全表達在既幻且真的畫面上。

豐子愷是反戰的，他所渴望的是「天涯靜處無征戰，兵氣銷為日月光」，這幅漫畫，一個男人坐在石椅旁的石凳，椅上有茶壺茶杯，身後是靜靜的小屋，身前一艘小船，天上霞光乍現，整幅畫是何等和平。這正是豐子愷所追慕的境界。

童年接觸到豐子愷的畫作，就愛上了數十寒暑。周作人曾有惡評：「油

滑、膚淺」，我看了便大為不服氣，那幅《轟炸》寥寥幾筆，便撼動人心。豐子愷曾譯日本的經典《源氏物語》，周作人又予攻擊，同為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同時代兩個人，竟有此爭拗？原因留待專家去研究；我只說，豐子愷的「純真」，是周作人萬萬不及的。看豐子愷的畫作，看豐子愷的文字，我都有這種感覺。

日前在書坊看到豐子愷一本獨特的書：《小故事》（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5月），這書乃是初次出版。封底有云：「豐子愷先生愛孩子，經常為他們讀書，他常常從《史記》、《漢書》、《虞初新志》、《說苑》等中國古代經典作品中擷取有關學習態度、為人處世、治國平天下道理的篇章，用白話文複述，再用鋼筆抄寫在綠綠的信箋上，裝訂後讀給孩子聽。」這部書就在這基礎上挑選、整理而來。

除了將鋼筆字印製出來外，還有白話文譯文，和故事的出處原文，裝訂印刷俱佳，也可看出豐子愷畫作之外的鋼筆字，「大氣溫潤、別有韻味」，封底如是說。

書中有篇豐子愷的〈序〉。這〈序〉當然不是原序，書是不可能再有序了，因豐先生已作古多年。這篇〈序·給小朋友講小故事〉，原是豐子愷一九二九年六月寫的《幼兒故事》，載《新女性》第4卷第6號，編者取來，「做了刪節」，作為這書的序言。其中有幾句是至理：

「世間的母親！你們對孩子講話的時候，必須得親自走進孩子的世界中去，講他們世界中的話，即你們對孩子講話的時候必須自己完全變成孩子。」

豐子愷有七個孩子。育養孩子，他必定有深刻的體會。他不僅愛自己的孩子，也愛天下的孩子。所以，他揀選和編譯的故事，不僅適合他的孩子看，也適合天下的孩子看。這胸襟，相信周作人就沒有。



這書適合天下的孩子看。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老公撥扇、老婆擔遮，陰功、陰德、陰鷲

「歇後語」雖是中國語文的一種語言模式，但香港教育當局從未將之納入中小學的中文課程內；就算是耳熟能詳的「成語」——一種語言中簡短有力的固定詞組，也從沒提供清晰定義，致令大部分人都以為「成語」就是「四字詞」，二字的如矛盾、無賴、掣肘，三字的如耳邊風、潑冷水、下馬威，或四字以上的如飽暖思淫欲、行行出狀元、放長線釣大魚、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都不算「成語」，情況既可笑又可憫。如沒有課外閱讀的習慣，相信大部分香港人對「歇後語」的概念也只僅限於網絡與後從資訊分享或電視台一兩輯搞笑粵語節目而有所聞。由於以上資訊只流於表面，不是正統的學習，人們只感受到「歇後語」得意有趣的一面，就別無他了，於是乎錯誤滿天飛，原句誤傳最為普遍，如：老公撥扇——淒涼，誤把「撥」作「潑水」的「潑」；老婆擔遮——陰公/陰功，誤把「陰功」作「陰公」或泰國香料「冬蔞功」的「蔞功」。就連「歇後語」也有五花八門的誤寫，如：「揭後語」、「竭後語」、「揭後語」、「傷後語」和「謁後語」；讀音[hit3]則多不離因近形而誤讀成的「揭/hit3」，這一切一切的亂象教人怎去把粵語好好保育和傳承呢？

查「歇後語」由兩部分組成——前半部分像有人出了「謎面」，後半部分就要人猜「謎底」。只要稍給點時間（稍「歇」），人們便可循謎面得到了線索，從而把謎底「揭」示。「歇後語」是一種語言藝術，參透其中，讀者可感受到廣東人舊時的生活文化，且對粵俗的形成有一定的理解。由前半部的線索探得答案所用的手法叫「正向思維」（Forward Thinking），如欲知「歇後語」是如何煉成的就得用「逆向思維」（Backward Thinking）這種與傳統背道而馳的思考方式，亦即由後半部逐步前移，直至顯露出謎面為止。

「悽」，同「淒」，與「妻」諧音，以「妻」代換「悽」便成了「淒涼」。舊時沒有風扇，更遑論空調，要有涼快的感覺就只得拿起扇子扇涼，人們就想到當夫家撥扇，妻子不就有涼快的感覺嗎？就是這樣，以下的一個歇後語就此形成：

老公撥扇——淒涼

對「陰功」一詞，「陰」與「蔭」、「功」與「公」諧音，因而人們以「蔭公」代換了「陰功」。「蔭」作動詞時有遮蔽的意思。要遮蔽就得拿傘，廣東人叫「擔遮」。舊時的女人，出嫁從夫，出行如遇上太陽高掛，又沒下人隨行，多會為夫君打傘，盡表對夫關愛之情，這不就是老婆擔着遮來為老公遮蔭嗎？就是這樣，以下另一個歇後語就此形成：

老婆擔遮——陰功

接近上述思路的，還有以下一個：

老公荷包——膚淺（夫錢）

話說回來，不同地域對同一個狀態會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同一個歇後語的謎底，會有不同版本的謎面。比方，「悽涼」除有悲苦之意，還可以用來形容環境孤寂、冷清，所以北方人就有以下一個道出孤清環境的歇後語：

江邊水鴨——悽涼

當然從不同謎底出發也可到達相同的謎面，如：水上扒龍船——岸上有人見（人在做，天在看）水上扒龍船——岸上夾死仔（小童因岸上圍觀的人太多而被夾死）

面對一些慘情，如：一家五口的唯一經濟支柱遇上工業意外，父親再不能上班，子女們被迫輟學；又如：一輛接載員工往機場上班的巴士途中失控，導致數十人傷亡，數分鐘內造成了十多個破碎家庭，人們會用「悽涼」和「陰功」來表達一己惋惜和哀痛之情。「悽涼」的意思具體，「陰功」則予人一種神秘詭異的感覺。

從字面看，「陰」指一些暗中操作，「功」指功德，合起來就是暗中做的好事。沒錯，「陰功」就是有這個意思。又有指這個「陰」指陰間，「陰功」就是指人在陽間所作的德行，死後到陰間地府會跟你算的功過。據說，算有功德者會很快輪迴做人，否則要留在地獄好一段時間受着各式各樣的苦。「功」與「德」通常連用，因而「陰功」亦稱「陰德」。「德」，讀「物質」的「質」，本義為公馬；作動詞時解「安定」。與「陰」連用時的「陰鷲」則在意思上與「陰功」和「陰德」沒多大分別。綜合而言，大家應怎也看不出「陰功」與「悽涼」有何關係，那就有待筆者在緊接下來的一篇交代好了。

對於一些窮一生努力也未能進身達官貴人的讀書人，有人會用以下的一堆涉及前因後果、前世今生的話語來撫慰一下他們失落的心靈：

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

「命」是先天的，「運」雖是後天的，但與先天有着密不可分之源頭，要通過人為去改變有相當難度；「風水」指的是房屋或墳地的方位，一種能決定吉凶禍福的元素，這個都不一定是人能所控制的。為此，人可以做的就只有「積陰德、待回報；讀好書、候機遇」了。

中國人傳統內斂，多認為：有慶自然香，毋須東風揚。所以那些「真正」的大慈善家，做了好事、捐了大款，多不留名，完全體現了「陰德」當中「陰」的理念。西方人對此則有另一套思維，好像微軟創辦人「蓋茨（Bill Gates）」就承諾死後把他畢生財富全數捐予名下慈善基金會，其目的是欲借一己的巨大影響力，向世人宣示：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生生不息

詩語背後

江鄰

香江月色（下）

風雨後，雲與月的博弈，並不是單向的雲開月出，通常是反反覆覆，有時要持續好一段時間。二零一七年年中秋夜，正是雨歇風止，霧雲半掩。我突發雅興，邀數友夜登港島太平山，真切地領略了這番雲月交錯的場景。

蜿蜒的山路成了最好的看台，看一團強強的光被亂雲裹挾着，東奔西突

不見了一向的恬淡，這分明是頭頭在焦躁中遊走，欲以純潔和真誠刺破墨黑的夜

夜的黑愈來愈重，烏雲不斷湧來，可憐的月徒勞着，只有山風輕輕拂過，全然不予理會

當然，雨後初晴，並不都是堆雲成岫，月走雲藏。有時雨腳收得乾淨，天氣晴得徹底，碧空新洗，月色甚至比一般的晴日更加清朗。若是遇上新月，更耐人尋味。是日，雷雨新收，恰逢一年秋分，正是晝夜各半、陰陽交割之際，一彎新月出天際，漫天清朗洗乾坤，好不讓人感動。

雷雨瀟瀟向晚收，碧空新洗月如鉤，清風一縷繞心過，半割陰陽正好秋

香江月色之美，當然不限於秋季。只要天氣好，四季都可以賞月。不過，夏季氣候濕熱，賞月的興致通常不高。春和冬，卻是賞月的好季節，並不輸於秋天。某年春分之夜，與同事加班甚晚，走出辦公樓，但見皓月當空，了無睡意，索性相約登高，把酒臨虛，融入無邊

月色。 蘭夜無眠怪月明，但邀小酌到雲亭，俯身蒼翠山風靜，舉目煙波水激平，陳釀盈樽香四野，遐思如縷上三清，從來賞月中秋好，不覺春分也動情

香港的冬天不冷，卻清涼。冬月漸圓，或閒坐林間小亭，或徜徉海邊步道上，月靜風輕，浮想聯翩，自然也是睹月抒懷的好時候。只不過，朔風之中，冷月默然，總有些淒涼，不如秋月爽朗，也不像春月般充滿希望。

此時賞月，其意已不在月色，而在內心感受。

二零一五年農曆冬月十五日，正是這樣一個月圓之夜。我從辦公室出來，獨自沿維港步行回家。時交小雪大雪之間，寒潮南下，氣溫驟降。我當時正處於人生一段艱難的日子，妻子生病住院，工作壓力大，人際關係尷尬，情緒落寞。不想一個人回空蕩蕩的家，在路邊酒吧點了一杯威士忌，倚欄獨酌。

但見冷月如盤，孤懸於天，彷彿上帝的眼，冷峻，超然，充滿慈悲。想當年，海天徑頭，長洲島上，同一輪圓月，不一樣的心氣，那是怎樣一番情境！撫今追昔，愴然而歎。

邊城燈火映婁娟，一縷殘霞一縷煙，冬月何爭秋月朗，山風不拒海風鹹，身斜倚欄杆冷，孤蓋獨斟老酒寒，夜色無邊誰與共，喟然一歎憶當年

秋月的曠達，春月的生機，冬月的悲感，無非是人的不同心情，借由特定景候表達。香

港四季變化其實是不明顯的，季節輪替在不知不覺中進行，更多時候的月色並不具備典型特徵，亦頗有韻致。比如元宵節，時逢冬春交接，春已動，而冬未盡。

漫步在港島中西區海濱長廊上，海風涼涼的，月色一洩如流水。此時的月，不似中秋月那般般張揚，隱隱透出一份恬淡。遊人不多，心下寂然而安，只感覺空中那一輪月，靜靜地陪伴着你。

抬頭月色嬌，兀覺是元宵，靜夜隨風冷，歸帆逐浪漂，但聞子子曲，不見鳳凰蕭，多少少年夢，一輪寒鏡銷

隨着歲月流逝，對香江月色的感悟日積月累。然而，香江月色縱然豐富多彩，但香港終究不是樂聲燈影裡的秦淮河，不是月光下的田園詩和漁火晚唱。世人對香港的突出印象，還是獅子山下的拚搏精神，是一個經濟至上的國際大都市。

夜空裡，飛機來回穿梭；維港邊，喧囂徹夜不息。燈火暗淡了星光，詩興難不了生計。這也是香江月色諸多內涵的一部分吧。

應約登高赴歲寒，半空朗朗半空煙，鐵爐次第噙過，殘斗孤零怯法懸，一片清輝高冷下，三尺陋巷樂憂間，詩情任爾悠悠去，日子從來大過天

香江月色，於我，隱約有了生命圖騰的意義。喜怒哀樂，都向他傾訴。我想，春秋冬夏，世態炎涼，千帆過盡，只要一顆詩心不變，月色便長駐心間。

堪堪半世飛駒走，回望平生性若初，月色撩人心動處，四方同醉一輪孤